

官场小说

# 国企老总

Guoqilaozong

丁力 著

国企老总，  
亦官亦商身份难辨；  
投怀送抱，  
是情是局真伪难分。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国企老总

丁力 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企老总 / 丁力著.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304-06019-0

I. ①国…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7376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企老总  
丁力 著

---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策划编辑: 张 春 版式设计: 刘海东  
责任编辑: 窦晓群 责任印制: 李 玲

---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 册  
版本: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190 千字

---

书号: ISBN 978-7-304-06019-0  
定价: 28.80 元

---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 目录

---

第一章 特殊的“公司”特别的人	1
第二章 官是最大的“老板”	18
第三章 两个女人两台戏	30
第四章 两位老总的暗中较劲	45
第五章 放长线	60
第六章 代沟	71
第七章 他们曾经怀揣理想	86
第八章 “BOT”和“篮子理论”	100
第九章 大礼	120
第十章 政治上“成熟”	141
第十一章 后悔没去当市长	153
第十二章 树大招风	173

第十三章 吃回扣成了“常态”	189
第十四章 小人物的大烦恼	207
第十五章 大人物的小烦恼	220
第十六章 最后的疯狂	246
第十七章 “宝葫芦”的警示	259
第十八章 程万里的“好口碑”	277
第十九章 审判	292

## 第一章 特殊的“公司”特别的人

随着改革的推进，在内部必须实施政企分开政策，那么，国有企业到底归谁管？于是，就有了一些特殊的“公司”和一群特别的国企老总。围绕着这些国企老总，还有一群特殊的人，这其中便包括特区能源集团老总劳天容的秘书安小元。

### 1

安小元从大同返回北京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她事先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北京飞往特区的飞机是明天的，今天晚上安小元必须在北京过夜，她是住宾馆还是住在劳天容北京的家里呢？如果是劳天容自己在北京，安小元肯定住她家。事实上，两个人在特区的时候玩得晚了，或者玩得开心了，干脆就不走了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特别是安小元从能源办辞职下海，两个人不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后，这种情况更少见。但是，这里不是特区，是北京，而且，劳天容此时在特区，她丈夫郑品浩在秘鲁，留在北京家里的，只有郑小彤。虽然郑小彤是个小弟弟，可这个小弟弟也已经二十出头了。“大姐姐”和“小弟弟”住在一起合适吗？

### 2

姚中诚亲自找樊泰章谈话。樊泰章一听他说话的口气像念悼词，樊泰章就知道坏了。樊泰章似乎天生就是当领

导的命，从上小学当班长开始，他差不多当了四十年领导，就是傻瓜也当精明了。他知道每当遇到领导班子调整，凡是一把手亲自找他谈话的，并且一上来就猛说好听的话，准是让他当“黄继光”。果然，樊泰章没有进入市委领导班子，甚至连政府班子都没进去。

“这个岗位相当重要，”姚中诚说，“这是全国唯一的试点。特区的国有资产基本上都在这里了。你一定要替我管好这一块，要为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摸索经验，做出表率。做好了，你的经验可以向全国推广，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来承担。”

樊泰章心里想，说得倒轻巧，既然这么重要，你自己怎么不去？

樊泰章心里这么想也不能说出来。大家都是京官，彼此知道底细了。姚中诚在北京的时候是司长，樊泰章在北京的时候也是司长，他们虽然不在一个部，但都属于经济部门，彼此还是知道的。当初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樊泰章想着三峡再小也是一个省，特区再大也是一个市，二者级别不一样，意味着发展的空间也不一样，省里的发展空间怎么也比市里大。就像他自己，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终于熬成了司长，如果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下面，熬上县长就算是奇迹了，怎么可能混上地市级。所以，为了更大的发展，当时樊泰章选择去了三峡，而姚中诚则来到了特区。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才三年呢，三峡省不搞了，特区却成了气候，它的实际影响超过一个省。如果当初樊泰章没去三峡，而是去特区，那么，今天在这里打官腔的还指不定是谁呢。

“我听您的，”樊泰章说，“来特区之前我回了趟北京，见了谷老，谷老也教导我听您的。您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姚中诚愣了一下，他愣的时间非常短，短到几乎没有间隔，他马上就接上樊泰章的话，说：“好，我就知道这枚帅印交给你没有错。”

就这样，樊泰章到了特区投资管理公司上任。

其实姚中诚也不是打官腔，投资管理公司确实不是一般的“公司”，一般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经营。公司嘛，说到底就是一部赚钱的机器，而特区投资管理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具体地说，是代表特区政府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姚中诚说它是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也是实话。随着改革的推进，必须要政企分开，但是政企分开之后，政府就不能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了，那么，国有企业到底归谁管呢？总不能不管了吧？于是，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率先成立投资管理公司，让投资管理公司来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的权利，包括资产受益、国有企业重大决策、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等，这个位置确实相当重要。在姚中诚的眼中，投资管理公司的一把手甚至比市里一个副书记或副市长还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挑选樊泰章担任这一职务。但是，刚才樊泰章把谷老抬了出来，姚中诚不知道樊泰章这个时候抬出谷老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才愣了一下。

樊泰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抬出谷老呢？他应该不会是无意的，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领导来说，理性思考、谨慎说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无意的话。可如果是有意，那么樊泰章是什么意思呢？特区之所以叫



特区，各方面都特殊，特殊到市委书记是省委副书记，市长是省委常委。不错，三年前他们在北京都是国家部委的司长，但是樊泰章在宜昌荒了三年，荒到三峡省不搞了，现在才来特区，所以他既不是省委常委，更不是省委副书记，当然不可能担任特区的书记或市长，而且，按照内地干部来特区要降半级使用的惯例，樊泰章连副市长都做不上。所以说，投资管理公司一把手是他所能担任的最高、最好的职位了，难道他还不满意？

姚中诚现在只能往好的方面想，想着樊泰章刚才提到谷老就是想跟他拉近关系，并不是对职位安排不满意。姚中诚这样想也有根据，在官场上混久了的人都练就了这样一种本领，即便真的有什么不满意的，也绝对不会这么快表露出来，尤其不会在一把手面前表露出来，不但不会表露，还要装作非常满意，越是不满意越是要装作满意。这是常识，也是惯例，樊泰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否则，他等于是未按常理出牌，他作为下属怎么跟上级保持一致？这么想着，姚中诚现在就把樊泰章刚才的表白理解成通过谷老来与他套近乎了。

其实这个近乎套不套也无所谓。谷老是姚中诚和樊泰章共同的老领导。姚中诚和樊泰章虽然不是一个部的，但他们这两个部当初都直接归谷老领导，并且他们俩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司长，是梯队人物，经常有机会聆听谷老的教诲。如果不是赶上机构精简部委合并，他们可能早就更上一层楼了。事实上，谷老现在虽然退居二线，但是对改革和经济发展还是十分关心的，对特区的工作当然更加关注。毕竟，特区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和前沿阵地，

谷老又是当初成立特区的积极推动者。实事求是地说，当初决定设计经济特区的时候，很多老干部不理解，个别人甚至还说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天回到解放前”这样的话，而谷老则是最坚定的支持办特区的领导之一，所以对特区的发展特别关注。比如这次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姚中诚就是事先征得谷老支持的。谷老还特别叮嘱姚中诚要挑选好一把手。谷老说：同样一件事情，交给得力的同志去做，事情就能做成，就是好事情，改革就成功，否则就可能变成坏事情，改革就失败。

这就是谷老，他说话非常实在，实在到把改革成败与具体用人是否得当联系起来，说到底，他是知道樊泰章的底细，相信樊泰章的能力，相信他能挑得起这副担子。

### 3

安小元出生在山西大同，大同因为产煤，所以比较有名。

中国是煤炭大国，山西是中国的煤炭大省，而大同则是山西的煤炭大市，所以，大同不仅在山西出名，而且在全国出名，甚至在全世界都出名。

大同虽出名，但并不富裕，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同的煤炭属于国家统调物资。虽然产在大同，但不属于大同，甚至不属于山西，而是属于国家，所以，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因此不富裕。安小元就出生在这个出名但是并不富裕的城市中。

安小元小时候的最大理想就是能走出大同，到太原去，到北京等大城市去。成年之前，安小元认为走出大同

的最好跳板是当演员，因为她从小就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大家都说她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演员。初中毕业，安小元尝试着报考了省艺校，本来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事情，谁知道一旦遇上真正的专业考试就宣判了她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她是平脚板。学校认为既然是平脚板，那么在艺术上就不会有大的发展。

安小元不知道什么是平脚板，也不知道自己是平脚板，更不知道长了平脚板在艺术上就没有发展。幸好，安小元那时候还小，还能继续上高中，她只要好好努力，高中毕业时还可以报考普通大学，继续实现走出大同的愿望。

尽管因为平脚板的原因使安小元不能在艺术上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她从小对艺术的学习还是有收获的，至少养成了做事情专心的好习惯。所以，当高中三年安小元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文化课上之后，她的学习成绩马上就出类拔萃，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毕业那年，安小元选择来了特区。

安小元上大学时，就有很多男同学追求她，包括男老师也追求过她，比如教现代汉语写作的年轻教师黄大卫。

黄大卫并不比其他男生帅，但毕竟是老师，因此具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如果跟了他，安小元就可以留在北京，甚至可以留校任教；其次，老师的学历比同学高，黄大卫是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比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学历肯定要高；最后，老师的经济状况比一般的学生好，毕竟，老师是有工资的，与他谈恋爱，生活自然更滋润一些。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安小元很快就被黄大卫追到手了。

所谓“追到手”，一开始是黄大卫在黑暗中拉她的手，后来是两人拥抱、抚摸、接吻，最后，当然是安小元献出了自己的贞操。安小元献出得很突然，她好像没有准备好，整个过程与自己多年的想象相差非常大，一点都不浪漫，甚至也没有紧张和疼痛。以至于许多年之后，安小元还会怀疑那次是不是被黄大卫下了药，迷奸了。但是不管是不是迷奸，反正安小元为黄大卫付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既然付出了自己的第一次，那么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和第N次，到底有多少次，安小元自己也记不清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记。因为那时她想着自己这一辈子肯定是跟着这个黄老师了，既然肯定要过一辈子，当然没有必要记多少次了。

事实上，安小元也差点就跟那个黄老师过一辈子了，因为她已经开始调教黄大卫的毛病，比如调教他吃饭的时候喜欢发出“吧唧吧唧”声音的毛病。如果不打算过一辈子，调教对方的毛病干什么？要不是后来出现了“小香港”，她就可能真的跟黄老师过一辈子了。但偏偏出现了“小香港”，使安小元的人生发生了变化。

“小香港”和安小元一个专业，比安小元低一年级，应该算是安小元的学妹。学妹其实并不是香港人，而是广东人，准确地说是广东“南海”人。“南海”安小元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如果不是听，而是看，差不多就能看成“海南”，可见，“南海”是一个非常不出名的地方，至少没有大同出名。

同学们之所以要把“小南海”说成是“小香港”，是因为她的穿着打扮太像香港人了，不仅穿着打扮像，说话

也像，所以气质也就像。

“小香港”夏天穿一种带口袋的肥大的短裤，比北京蹬三轮的爷们穿的那种短裤还要肥，还要大。这点跟其他女同学明显不一样，倒跟大夏天北京各景点上的香港游客差不多，“小香港”便由此得名。后来时间长了，同学们慢慢有了见识，知道大夏天在北京各景点的那些游客大多数也不是香港人，其实就是广东各地的农民，包括来自“小香港”他们老家“南海”的农民，但此时，“小香港”已经成名，不可能再改成“小南海”了。大家也便将错就错了。

“小香港”冬天穿一身皮衣服，不仅上衣是皮革的，裤子也是皮革的。这点又跟其他女同学不一样。其他女同学一般只穿皮上衣或皮大衣，条件特别好的最多也就是既穿皮上衣也穿皮大衣，却很少有女生穿皮裤子，但“小香港”会穿，而且天天穿，因为她有好几套皮衣皮裤。“小香港”冬天喜欢穿皮衣服并不能说明她像香港人，而只能说明她家有钱。因为在北师大，即便是高干子女，也不可能有几套皮衣皮裤，能有一长一短两件皮衣就是很不错的了。

“小香港”家里确实有钱，据说他父亲是广东南海的一个大老板，做集装箱和液化气罐生意的。那时，这两样东西都还是稀罕物，同学们只听说过，大多数连见都没见过。可见，“小香港”的家境不一般，跟那时到北京开饭馆、摆地摊，到俄罗斯跑单帮的所谓老板不是一个档次的。

“小香港”学习成绩一般，准确地说是不好。“小香港”学习不好，还不知道用功，不知道是不习惯用功还是不需要用功。她考试主要靠“行贿”：“行贿”同学，

“行贿”老师。当然，她有个特点，就是把钱不当钱，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节省，这与许多同学会算计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凡是集体活动，大家都沾她的光，比如买汽水，她出钱，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有份儿；大家如果一起乘公交或坐地铁，她会一个人把大家的票全都买了。因此，学习成绩不好的“小香港”人缘却极好。

“小香港”跟黄大卫的关系也是从“行贿”开始的，因为她居然送给黄大卫一副价值千元的水晶眼镜，还有几百块一条的领带。在当时，这些东西差不多相当于黄大卫两个月的工资。或许，“小香港”最初“行贿”黄大卫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考试过关，但是后来肯定就别有用心了。等到安小元察觉，已经晚了。“小香港”已经被黄大卫“迷奸”了，或者是黄大卫被“小香港”“迷奸”了。更为可气的是，明明是“小香港”充当了第三者，但是同学们居然普遍站在“小香港”一边，搞得倒像安小元是第三者一样。

从那一刻开始，安小元价值观陡然发生了转变，她觉得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钱就等于有了一切。都说女人喜欢有钱的男人，其实，男人也一样，除了钱，自己哪一点比“小香港”差？可北大毕业的黄大卫，还不是把情感的天平倾向了“小香港”？还有那些同学，谁不清楚她安小元跟黄大卫在先？之所以站在“小香港”一边，还不是因为之前得到过“小香港”的好处，今后还想继续得到好处，所以放弃公理，昧着良心说话？

安小元暗下决心，将来自己一定要赚大钱，一定要比

“小香港”更有钱，最好还能够成为真正的香港人，比“小香港”还要“香港”。正是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大学毕业后，安小元义无反顾地选择来了特区。可惜，只能到特区了，要是直接分配到香港的指标，她打破头都要争取到香港。

## 4

实事求是地说，樊泰章没能进入班子，多少有点失落，不过这种失落很快就被化解了，因为紧随其后从北京直接来的两个局的局长都成了他的部下。这立刻就让樊泰章感觉到自己位置的重要，而且有一种自己被提拔重用的感觉。

这两个人就是程万里和劳天容，他们都是国家部委的正局级领导，现在被调到特区，调到樊泰章的手下，由他安排工作。

发觉自己其实是被重用之后，樊泰章干劲上来了。

樊泰章突然发觉投资管理公司的工作其实非常适合他。投资管理公司虽然名称是“公司”，但自己并不参与公司经营，而是管理下面那些国有大中型企业，这跟当初樊泰章在部里担任企业司司长的工作和后来准备担任的“三峡省”经委主任的角色基本一致。樊泰章豁然发觉，市委书记姚中诚是非常有水平的，至少在选用干部方面很有水平。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并体现改革精神，樊泰章马上就把投资管理公司的职能进行了定位。他将公司职责定位在主要从事国有资本的产权管理和资本运作，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上。定位后，为了方便记忆和汇报宣传，樊

泰章根据以往在部里面的工作经验，参照自己以前分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惯常做法，樊泰章把投资管理公司主要职能概括为“投资、经营、管理、服务”八个字。

樊泰章的“八字方针”很快得到了姚中诚的认可，当然，得到姚中诚的认可就等于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像这种花架子的事情，肯定是“班长”怎么说，大家怎么吆喝，谁也不可能为这种事情影响“班子团结”的大好局面，更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得罪“班长”。

职能搞清楚之后，樊泰章开始落实干部。其中的工作重点是在下属大中型企业一把手的选拔任用。樊泰章认为在“八字方针”中，“管理”是核心，至于“投资”，在他上任之前，或者说是投资管理公司正式设立之前，国家早就已经“投资”了，他能把这些已经“投资”的企业管理好就不错了，暂时还不用考虑新投资的问题。至于“经营”，前面已经说了，这些主要是靠下面被管理的企业去经营，而不是管理公司自己去经营。至于最后的一条“服务”，则主要是为了好听，就像各级领导都谦虚地称自己是“公仆”一样，理论上当然也能这么说，好比牧羊人当然也可以说自己是为羊群“服务”的，不过实际操作过程中，羊还是要听牧羊人的，不可能让牧羊人听从羊群的指挥。如此，剩下的就只有“管理”了，而管理不就是“管人”吗？

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领导班子暂时不需要樊泰章操心，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操心，因为班子早定好了，包括他自己都是被别人“定”的。樊泰章被“定”的职务是特区投资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与他同时被“定”的还有总裁兼党委副书记杨昆仑，另有副书记一



人，副总裁若干和纪委书记一名，几乎没有给樊泰章留下任何“管人”的空间。如此，樊泰章所谓的“管人”，其实只能是管下属企业的“人”，而不是管投资管理公司本身的“人”。

樊泰章见怪不怪，他觉得这很正常，如果樊泰章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那么他可能就觉得不正常，既然让我负责投资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员却不是我自己挑选的，责和权不是不对称吗？好在樊泰章不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对这种安排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认为这种现状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说这种状况真正体现了责和权的高度对称。如果不对称，那么姚中诚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为什么会说“万一有什么闪失，责任由市委承担”呢？正因为整个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万一将来有什么闪失，责任当然要“由市委承担”。尽管“让市委承担”就等于是没人承担，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担了。只要不要他承担责任，那么他的权力和责任就对称了。

这么一想，樊泰章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如果责任不落实到人，而集中到一个集体，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资管理公司党委。樊泰章发现，这种“责任不到人”可能才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真正根源。比如企业的一把手对企业的经营好坏没有责任，所以企业当然搞不好，而如果企业都搞不好，企业都垮了，谁挽救工人呢？谁挽救国有资产呢？这么想着，樊泰章自己就感觉到了一种责任。他觉得既然是试点，而且是全国性的试点，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尝试新的管理模式。

虽然这么想了，并且也打算这么做了，但是樊泰章并